

先有綠葉後有花

槐華

我並不是冷酷的人，
然而我還沒有寫過第一首情詩
誰能預料怎樣的相逢，
在往後一個怎樣的日子？……

那天夜里，我一直沒能安睡。
我想起許多事情。三年前，我曾經
出版了一本詩集。而我絕對沒有想
到這竟然引起一個人的注意。這人
就是楓，是妹妹介紹我跟她認識的。
當時楓還是一個初中生，一個天真
爛漫的少女。但是我得承認當時我
並不喜歡她。每次她到我家來，我
不是避開她就是敷衍幾句客套話。
她也曾經多次要我到她家去，迫
不得已，我只去過一次。記得有個
時期她很久不到我家來了，我以為
她生我的氣，却也沒有把這事放在
心上。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信
，一看筆迹我就知道是楓寄來的。
我拆開來看，信里其他的話一概不
提，只是抄了一首伊薩柯夫斯基的
抒情詩「紅莓花開」（歌詞）：
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
可是我不能對他表白，
滿懷的心腹話沒法講出來！

他對這樁事情一點不知道，
少女為他思戀天天在心焦；
河邊紅莓花兒是已經凋謝了！
少女的思戀一點沒減少！

少女的思戀天天在增長，
我是一個姑娘怎麼對他講；
沒有勇氣訴說，我儘在彷徨，
讓我們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我不會覆信。最後她大概是發
誓不再到我這兒來了，我也一笑了
之。就這樣過了兩年，其間我們不
會見面或是通訊。……可是，「假
如我現在去找她，向她認錯，一切
是否會太遲了呢？」那時候這個問
題一直苦惱着我，我始終沒有勇氣
突破它。……

二

一個細雨迷濛的傍晚，我心裏
泛起細雨一般迷濛的沉思。風低語

着，窗前的風鈴陣陣地响，彷彿企
圖撕破這迷濛的、霧也似的沉思喇
！……漸漸的，我的心跳動得越來
越快了。最後，我終於鼓足勇氣向
楓的家跑去。

在我的貧乏的人生閱歷中，這
回該算是我最激動的一次了。我的
出現固然使楓吃了一驚，但是她還
是強作鎮靜延我進去。在她家的古
老然而豪華的客廳裏，我重又看到
過去的一切擺設，一切也似乎都在
驚異地瞪着我，可是一切還是像從
前一樣，暮氣沉沉的。我的心急跳
着，我覺得出血液的流動聲。楓就
坐在我的正對面，低着頭，一只手
却在撫弄着花裙的裙邊。我突然注
意到她的手腕上繫着一條名貴的金
鍊，我的心猛的沉重起來。一陣難
堪的沉默包圍着我們……

『要怎樣開始呢？……要怎樣
開始呢？』我苦惱地尋思着合適的
話作為開場白。但是我的心跳躍得
更厲害了，幾乎要從胸膛裏跳出來
了……最後，我急促地說：

『楓！近來好嗎？』
她似乎為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惊
醒一樣，臉面飛紅，那雙亮黑的眼
睛注視我一下，又垂下去，帶着不
自在的微笑，低低地說：
『還好，……』
接着又是一陣難堪的沉默……
窗外的雨早就停了，一鉤明月
掛在寒冷的天邊。我約她出去散
步。

我們沿着幽靜的海岸走去。彼
此沉默着。在我來找她之前，我有
湧泉一般的千言萬語要向她傾訴。
待到跟她見面了，我反而沉默了。
這時，我的心彷彿被什麼刺痛着，
我覺察出來今晚跟我並肩走着的楓
已經不是三年前的她了。三年前的
她是那樣天真爛漫，而且編織着兩
條長長的辮子，是學校歌詠隊的活
躍份子。我曾經聽到她的歌詠隊與
別間中學聯合舉行的合唱。現在我
仍然深深地記得，當晚唱的就是「
先有綠葉後有花。」當時我聽了很
受感動。但是三年前我避開她的主

要原因僅只是她要比我高些，而且
不太好看。但是，今晚的她跟其他
高貴的千金小姐又有何不同呢？我
何嘗不知道她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家
庭里長大，她無時無刻不在呼吸着
那含有毒素的空氣。她的父親的第
四姨太太比她僅只大了四歲；她的
母親跟她的父親同齡，已經五十開
外了，可是依然整天打扮得妖里怪
氣，跟一些闊太太們搓麻將渡日。
父母親根本就不過問她的學業，她
的活動。……

那晚回家後，我很是痛苦。我
敢相信，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過我這
種失望的人才能理解我這時的痛苦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發
楞。在深厚的黑暗中，我恍惚看到
楓在向我凝視着，而那兩根長長的
辮子已經變成羅馬髮型了。原來戴
手錶的地方，已經換成一條名貴
的金鍊。……過去和現在似乎混雜
起來，互相交織着。我咬緊咀唇，
思索着。「三年前，我並不喜歡她，
當然我有選擇對象的權利。但是，
做個普通朋友，談生活、談學習、
為什麼不可以呢？為什麼要繃緊臉
孔，冷酷地對待她呢？……唉！錯
不是在我本身嗎？……現在，三年
後的今晚，我去找她，準備向她認
錯，可是，她再也不是三年前的她
了，她的變化太大了。那麼，我該
怎麼辦呢？……固然我是帶着懺悔
去找她的，難道這里邊就不會滲雜
着青年人所特有的隱秘的感情嗎？
……唉！怎麼辦呢？」我嘆了一口
氣，最後，我決定這樣做：「應當
幫她克服缺點，把她爭取過來……
」

三

從那晚起，我經常去找她，借
給她一些健康的書，並且勸她不要
把大好的時間浪費在打扮上。每回
她總是噉起咀唇，似理不理，漸漸
地我也懶得勸她了。

我知道楓變了，變得愛慕虛榮。
我會為這樁事情痛苦過，我曾三
番四次地思索過：「是她的階級使
人墮落嗎？」

我記得有一個周末下午，我跟
她談起她的大學生活，突然間我唸
起邵燕祥的句詩：

我們是時代的驕子，

偉大的後人的先人。
在我們每一寸脚印上，
請你看社會主義的誕生！

我唸完之後，我的情感猛的冷
却了。楓根本不像剛才那樣興高采
烈地談着、笑着，她全神貫注地研
讀時裝什誌：「Juliet」。待到我的
聲音靜寂下來了，我表示我要走
了，她才惊醒似的，歉意地笑着說
：

「呵不！你等下才走，……」
但是我堅決地告辭了。……

不久，大學開學了，我又離開
楓了。我不會向她告別，也許從此
我們不再見面了。

我回到學校去，同學們開始注
意到我消瘦得多了，我以前那種談
笑風生的風度變了，我變得郁郁不
變起來。

九月，一個雨後的夜晚，同學
們參加什麼聯歡晚會去了，宿舍里
只有我一個人，四下里異常的寂靜
，無邊的寂寞突然向我襲來，我抓
起笛子，吹了起來：

天上有星，水上有星，

像你晶瑩的雙睛……（註二）
我扔掉笛子，感情的海一下子
掀起十級的風暴，我急促地寫着：

天色依舊那麼灰暗，
哪兒會有我渴盼的霞光？
我底心像初醒的山谷，
今兒却又蒙上一層風霜……

長長的辮子，
已經變成了羅馬髮型；
趨時的裝飾，
代替了樸素的衣裳。

我原來想用明快的調子，
為新的友誼寫下頌歌，
可是，
我還有什麼靈感？

我憎恨一切宗教，
你却對它們不表厭煩；
一切進步的事物我都喜愛，
你啊，為什麼總是漠然？

第二天，我對自己說：『忘掉
她，她不是同一陣線的人。難道我
能够放棄自己的階級觀點去遷就一

位千金小姐的感情嗎？』一個堅定
的聲音立刻從心裏响了起來：『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如今，我
再也不能沉迷下去了，我應當隨即
振作起來，還有更有意義的任務在
等待着我，我應當繼續前進啊！
……』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夜改寫
註一：先有綠葉後有花。
註二：同上。